

张贵彬

老屋

回到乡下，睁开眼睛，复活的记忆便会疯狂地生长。我又看见了爷爷的老屋，在村子边缘，几株苍郁的老柳仍然守住门口，守着这片残破不堪的院落，连同一段废弃的时光。

老屋支离破碎，一如摇摇晃晃的烛火，明灭不定。院墙和门楼坍塌在一个绵长的雨季，荒凉撑破了深锁的院落，凄迷的野草从缺口处探出头。院中那棵老枣树还在，春吐鹅黄，还有一院子扰攘的蜂蝶相伴，秋结丹珠，只有自己在瑟瑟苦雨里兀自垂落。

沿着一条幽微的巷道，在时光的潮流中还原着老屋，还原着爷爷已经模糊的音容，抚摸其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，盘点着他无法盘定的一生。

就仿佛看见爷爷从田间归来，斜晖日照

叶延滨

镶花玻璃



关于童年的记忆，大多数是灰色的。这原因想起来有两个：一是，那时的电影是黑白电影，我住的那个省城电力又不足，让人眼前总是飘着灰黄的影子；第二是，那个城市多阴天，灰蒙蒙的云团下，簇拥着灰色的瓦脊，还有那些在屋檐下躲雨的灰制服们。在这个灰色世界里跳动的色彩是一扇镶花玻璃窗，一块块玻璃是红的、蓝的、紫的和黄的。我家住在机关分给房子里，那是一家旧公馆，青砖青瓦，红石头雕的花台，已被悄然而柔和的细雨锈出青铜绿的绿苔。

这是一张地道的旧照片，让这旧照片活起来，让我的记忆走进去掀动往事相册的，就常常是那扇镶花玻璃窗。那些过于夸张的色彩，很刺激我的想象力。在房子里，你透过镶花玻璃望外边的天空，天空不再灰暗，变成紫的红的蓝的，在这样的色彩里，想象自己编造的故事，会生动许多。

在屋外，看到有一扇镶花玻璃窗的家，会觉得家里不再潮湿和冷清，尽管这种感觉会很快消失。那窗子，不会给阴冷多雨的日子，增加一点热气。镶花玻璃曾给我很强烈的印象，大概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，现在已是中年人或老年人了，也都会记起你在生活中见到的那扇五彩玻璃。就像你读过的一首诗，读过的一篇小说，对了，还是多情而浪漫的那种。

也许就是如此，镶花玻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一个灰色的城市时代。当然，我不仅说中国，在这个世界，许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个灰色城市时代。工业和资本，让人们离开了农村。田园牧歌被都市的烟尘呛走了，于是人们制造了镶花玻璃，比玫瑰和夜莺更经得起市俗落尘的扑打。同时，也有了与之相仿的强烈浪漫的作品，让我们在水泥与烟尘之中，感到生活还是多姿多彩。

除去政治的原因（当然在实际生活中

这句话不成立，但为了分析这种更美学的问題，暂作这一假定），我们读早期的中国新诗，从五四读到“文革”，我们会有如下基本的发现：惊叹号用得得多，“啊”字用得得多，色彩强烈的形容词用得多，夸张的比喻用得多，爱与死之间的联想多……这些已经成为历史证物的文本，为这一时代的诗人勾出画像：激情有余，外露精神，多愁善感，痴癫癫癫。这基本成为一种“共识”，以至于真见到一个不疯不痴的诗人时，人们首先会怀疑他是不是个冒牌货。

我不想否认这一时期诗人存在的价值，也不否认这一时期许多作品的意义，但在美学上，许多作品里这种类似镶花玻璃的“强烈”，无疑是与早期城市生活中，在资本与政治挤压中的“精神生活”的刻板与“情感方式”平淡，是分不开的，人们需要一种反差，来挣脱这种平淡刻板的生活。

今天，我们生活在现代都市中，现代都市与早期城市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高度地声色化了。城市向天空伸展，那些横空出世的巨无霸似的高楼大厦们，竟自称是“花园”和“广场”，彩灯霓虹，金碧辉煌，声响光电，尽在其中。在城市任何一个地方，人们都在声与色的包围中，都有广告的灯火与车流的声浪，就是躲进家里，家里的新成员，声色犬马一并出场的彩电音响录像机VCD，也能让你一刻不得安宁。

在这个时候，谁还让自己唯一显现真实的窗户，嵌上镶花玻璃，他一定是神经出了毛病。人们尽量地扩大这透明的窗，希望落地大玻璃，能让窗外的世界更真实地呈现在自己的心境中。这种“新写实主义”，也让小说家絮絮叨叨地给你聊天，让歌星如同耳语地“祝你平安”，让诗人们在不用惊叹号时干脆删除所有的标点符号，以便直达心灵……啊，直达真实，直达情感，直达内心等等，艺术家和表演家都说他那作品更接近真实与内心，如一扇透明的落地窗。

大玻璃窗是现代都市的新时尚，它如骄子取代了老派的镶花玻璃。只是……当我们看到一幢幢全是用大块玻璃包装出来的新潮大厦时，我发现，这些巨大而透明的玻璃正借助阳光，悄然多情地“遮蔽”着大厦们的真面目。

曼妙秋雨

清晨推开门，揉着惺忪的双眼看时，才发现外面正恹恹索索地下着小雨。地上早已湿透，往日早起的邻居们也不见了踪影，冬青的叶子上滚动着水珠，晶莹透亮，采撷着这个秋天的亮丽。我不得低吟：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虽说有别于春雨，但矜持如斯的秋雨丝毫不亚于春雨的细腻。

走到路上，远看时，慢慢发觉这个静悄悄的清晨竟是如此的美丽，千般婀娜，万般旖旎。往日的喧嚣、纷杂，霎时无影无踪，我的心情顿时舒畅起来。细细观看细雨的氤氲，从而惊喜，我知道，那氤氲里，一定有秋的美好。

不知不觉，我已来到南山的小路上。山路弯弯望不到尽头，蜿蜒而上，直上想象中那青雾缭绕的山顶。我瞬间有了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的幻觉。幻想中，眼前直冲云端的小山路变成了“天街”，但随即哑然失笑，韩愈大诗人笔下的“天街”可是指的皇都的街道啊。

我知道，今晨，我有点春秋不分了。是啊，这样的惬意，春天和秋天又有多大区别呢？都是一样的令人清爽，畅快淋漓。

今晨的小雨正千丝万缕，缠缠绵绵，争先恐后地沥沥而落。每一滴都足以使我清爽许久；每一滴都使我惊喜不已，小雨竟是如此的善解人意！

不久，额头开始冒出细细的汗珠，我索性脱掉外套。一阵潮湿、清新的山风吹来，直钻进我每一个毛孔里，感觉更加舒畅了。

山路两边许多叫不出名的山花被小雨滋润得晶莹剔透，滴翠的叶子上，一个个小

雨珠接踵而落的声音细微而响亮，仿佛中，我听到来自天际的乐曲——那首《梁祝》，仿佛中，我看到数不清的山花周围正上下飞舞着的彩蝶……

我的大脑里顷刻间变成一座偌大的剧院，剧院里正上演着那部经典的话剧——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剧中轰轰烈烈的爱情令剧场里所有的观众们鸦雀无声，我的耳边响起那首优美的曲子……凄美婉约，那悠扬的天籁。

秋天的小雨，带给我偶尔遐思，偶尔徜徉，偶尔恬淡……

雨滴的声音似娓娓的情语，使我顿生对秋的羁绊。情到深处，禁不住张开双臂拥抱，拥抱无限的绚丽山色……

景与物在醉意的墨绿下，为我披上一层生命中悠扬的青春色彩。一双巧手丹青，把我，小山路，不知名的山花，氤氲的雨雾……绘成一幅如诗的“雨中之景”。它的多姿，它的无限魅力，丝毫不亚于江南烟雨的神妙。

有一颗水珠落在我眼前的水洼里，溅起一片印满山色的水花，发出一声脆响，我知道，秋天那欢乐的歌已经唱响了……



一刻，他记忆的翅膀再次飞临 1950 年的 10 月，在朝鲜隆隆炮火的催促下，匆匆奔赴保家卫国的疆场。临别时，在沸沸扬扬的人群里，他极力搜寻着亲人的身影，奶奶手里拽着我父亲，怀里抱着我姑姑，苍白的脸上，带着诀别的悲怆，就像漂在潮里的三片树叶，单薄的身影和嘶哑的哭喊，孤独而无助，随即被战争的风云翻卷进提心吊胆的漩涡。

在硝烟弥漫的战火里，爷爷的主要任务是通信，同全军 3000 多通信兵一样，把搞好通信联络视为第一生命。

有时，他骑着快马穿行在坑洼不平的山道上，密集的炮火骤然降临，弹片横飞，一片火海，他连人带马被掀翻在地。当地声渐远，他从深埋的泥土里爬出来，找到自己的马匹，

对根有更深刻的认识是我参军入伍后，去新疆罗布泊执行任务的时候。在那一望无边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，我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根，被深深地震撼了。一望无际的滚滚流沙，周围纵横交错 of 已死和方生的根，令我恍然感到这是一个生命的战场。

在广袤的沙漠戈壁上，在绝大多数植物绝迹之处，我看见累累坟丘一样的沙包一直排列到远方，那就是红柳的家。红柳一旦在沙漠戈壁扎下了根，就成了风沙的死对头。从地上看，它的枝干只有小小的一簇，而在地下却是一个庞大的根的家族，根系长达十几米乃至更长。它们无论是深埋在地下，还是裸露在外面，都是盘根错节，紧紧抓住每一粒扑向它们的沙土，牢牢地拥抱着大地，坚贞不屈地固守着自己的家园。

记得在部队营区的生活 中，当时取暖做饭用煤供应数量不足，需要有人去打柴。这样，使我有机会进入戈壁滩上的原始胡杨林。那数百公里连绵不绝的胡杨林是沙漠地带最悲壮的生命景观。在胡杨林里，空中没有飞鸟，地上没有走兽，也几乎没有其它任何草木。最令我激动的是，那堆积如山、盘根错节裸露的胡杨根，好似英雄的骨头，支持着不屈的生命。一座座胡杨林就是一座根的博物馆。那些根把胡杨送到高高的沙峦，送到其它生命



除掉睡眠，人的一辈子只有一万多天。人与人的不同在于：你是真的生活了一万多天，还是仅仅生活了一天，却重复了一万多次。

【漫画】赵春青

资讯快递

工人日报

这才发现它行将死去，头贴在地上，通身是汗，四肢在不停地抽搐，只有眼睛还挣扎地睁着，他爬过去，抚摸着马唇，看着它，直至它眼中的神采在硝烟里流水样散尽。没有眼泪，站起来，继续赶路。通讯连里，早上出去执行任务的人，有的晚上再也没有回来。大家明白，都不说，只是在心里为战友默默地送行。

战斗一场比一场惨烈，每一寸阵地的争夺，都是血流成河的代价。阵地上布满了弹片，密密麻麻，像碱花样泛着银霜的寒光，尽管如此，无数的钢铁仍然从天空和敌方倾泻而来，把我方阵地一尺尺地削减，一寸寸地粉碎。每一次线路的中断，通信兵则意味着一次生死的历练。爷爷穿行在坑道里，奔向着自己的目的地。他看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，年轻或略带稚气的脸上，定格着生命凝固的瞬间，痛苦中透着坚毅，不甘中含着不屈。没有人退缩，哪怕一个胆怯的人，也会变得勇敢，战争激发了人的血性，还有强烈的爱情，还有内心的无畏和祖国的强大。

爷爷没有长眠在鸭绿江畔，凯旋归国时，只是用身体带回来几枚弹片。他给我印象最深的照片是一张军官照：军官常服佩戴，大沿帽，铜制镀金帽徽，肩章版面缀尉官军徽，细

宫宝涵

都走不到的地方。有人说胡杨生一千年不死，死一千年不倒，倒一千年不烂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理解。

最令我记忆犹新的一件事，是在部队组织战士去戈壁滩上挖甘草。原以为甘草是地面上的草，后来才知道《本草纲目》中列为百药之首的竟是它的根。那是 1982 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，我组织战士们带好干粮和工具，乘上有后加力的大卡车，行驶大约有 6 小时的路程，来到从没有人去过的戈壁深处。下车时就看到了在沙滩里露出高达一米多的甘草苗，棵棵亭亭玉立，随风摆动。战士们兴高采烈地跑过去，先挖开一个直径和深度都达一两米的大坑，看到直径约有五、六厘米粗细的甘草根时，如同进入到珍宝，就像挖战壕一样顺着根的伸展方向继续挖下去，直到约有五、六米长的甘草根露出地面才肯罢休。

我与战士挖甘草就那一次。后来上级有

呢版面领章，帽子、肩章、军服上皆缀“横五星嘉禾肩章扣”。粗眉含笑，英气逼人，想必那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候。

爷爷转业后的第一站是省城，然后从省城到州城再到县城，每一站，爷爷都工作不到两年，他总在不停地寻求调动，直至最后转业到乡里的一家乡办企业，因为它离着老家最近。由于多年接受军队的熏陶，地方上的一些事情看不惯，甚至是格格不入，最终，他成了单位可有可无的人，加之身体不好，干脆请了长假，专心致志地种奶奶的那几亩薄田。

没人理解爷爷这样做的理由，不仅村里人，包括爷爷的子女——我的父辈们，他们成人后，把爷爷的这一举动说成是家族发展史上最大的败笔，它改变了家族成员的命运，把他们从城市“发配”到了乡村。年少时，我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，就仿佛看见，多年之前，爷爷扶老携幼地奔赴在回归的路上，在人生的颠簸里，在一次次的期望和期待里，过了一站又一站，直至回到他朝思暮想的乡村，然后，“咣当”一声，把我们家族的根基安放在了老屋里。

也许，饱经战火的人，对人生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，理解了这一点，就不难理解爷爷为什么会那样痴迷于田园牧歌式的平静生活。

生命之根

了禁挖的通知，才知道挖一根甘草要破坏十多平方米沙地的生态平衡。可见甘草根是多么伟大，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治疗疾病的良药，同时也是植物界抗干旱的能手，防风沙的先鋒。

树有根，有根才枝繁叶茂，葱郁参天；草有根，有根才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；花有根，有根才经冬历夏，年年花落花开。春因花而明媚轻抚，夏因风而狂飙奔放，秋因月而皎洁素雅，冬因雪而冰凉寒骨，都因为有根的存在。百川滂沱，终于归海，落叶纷纷，终于归于根，事物的形形色色离不开它的本，更离不开它的根。

根是生命的源泉。对植物而言是这样，对人类而言也是这样。人们常说：黄河、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，这摇篮实质上就是“根”，不管身在哪里的人都有一种传统的乡土观念，叫做“叶落归根”。经常听说居住在世界各地

千英太

难忘刘胡兰旅社

名字命名的旅社增加了光彩。

34 年后，我又来到岳阳。这次是从京珠高速路下来，沿着宽阔笔直的岳阳大道进入岳阳市。我与同行的人员先到了岳阳楼，之后便试探着打听刘胡兰旅社，心想已是高楼遍布的岳阳，这小小的旅社可能早就不存在了，当出租车司机把我们带到这家旅社时，我还有些不敢相信。可是眼前明明还是那幢二层小楼，还挂着刘胡兰旅社的牌子，门前的路还是那样的窄，隔路相望的还是医院……这让我又惊又喜。当然这里也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，引人注意的是旅社一楼全改成了铺面，租给个人开小餐馆、杂货铺，与毗邻的店铺连在一起。旅社二楼窗户已换上了铝合金的，房间装修过，摆着彩电，安了空调，住宿条件改善了许多，不过仍闻得到那种霉味，仍听得到走在木地板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。旅社对面的医院已建成了高楼，还挂上了第一军医大学教学医院和 120 急救中心的牌子。社会发展的影子，在刘胡兰旅社和它的左右清晰地展现出来。

承色刘胡兰旅社的是一位女同志，听说我 30 多年前曾在这里住过，现在又回来看看，她很 是高兴。她说，当年的服务人员早已退休了，现在在这里工作的都是新同志，她承压比较大，虽然努力地经营着，也还很难达到预期效益。这时一群孩子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地围拢过来，想听听我们的交谈。看着他们可爱的模样，我便在旅社门前与他们合了影，这些孩子中会不会有当年旅社服务人员

的儿子呢？

这座当年在岳阳许多人都不知道的旅社，虽然在今天与那些档次高的饭店不是同一级别，但也跟着时代前进步伐而奋斗着。不论岳阳市区发展建设怎样变化，刘胡兰旅社的名字会长留于我的记忆中！

刘胡兰旅社的牌子，门前的路还是那样的窄，隔路相望的还是医院……这让我又惊又喜。当然这里也有了许多明显的变化，引人注意的是旅社一楼全改成了铺面，租给个人开小餐馆、杂货铺，与毗邻的店铺连在一起。旅社二楼窗户已换上了铝合金的，房间装修过，摆着彩电，安了空调，住宿条件改善了许多，不过仍闻得到那种霉味，仍听得到走在木地板上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。旅社对面的医院已建成了高楼，还挂上了第一军医大学教学医院和 120 急救中心的牌子。社会发展的影子，在刘胡兰旅社和它的左右清晰地展现出来。

承色刘胡兰旅社的是一位女同志，听说我 30 多年前曾在这里住过，现在又回来看看，她很 是高兴。她说，当年的服务人员早已退休了，现在在这里工作的都是新同志，她承压比较大，虽然努力地经营着，也还很难达到预期效益。这时一群孩子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地围拢过来，想听听我们的交谈。看着他们可爱的模样，我便在旅社门前与他们合了影，这些孩子中会不会有当年旅社服务人员

的儿子呢？

这座当年在岳阳许多人都不知道的旅社，虽然在今天与那些档次高的饭店不是同一级别，但也跟着时代前进步伐而奋斗着。不论岳阳市区发展建设怎样变化，刘胡兰旅社的名字会长留于我的记忆中！

《祖国母亲颂》公益演出在京举行

本报讯 9 月 17 日，“延安中央医院成立 70 周年”和“祖国母亲颂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，这是中国“五老”（老干部、老战士、老专家、老教师、老模范）公益工程组委会为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献上的一份厚礼。

宝塔山合唱团、哈军工合唱团、草原恋合唱团以及北京少林武校为活动表演了精彩节目，演出在全体高唱《我的祖国》中结束。

中国“五老”公益工程由国家广播电影电

责任编辑:高志菲
新闻热线:(010) 84151612
E-mail:grbwhwx@sina.com

家园

爷爷本质上就是一个农民，他终生皈依并朝拜着土地，对乡土怀着无限的亲近。而我的农民父亲恰恰相反，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，内心始终对政治充满了狂热的情感，对城市抱着梦幻般的向往。爷爷、父亲，他们奔跑着不同的人生方向，也决定着他们：一个终老乡村，一个寄居城市。父亲与爷爷之间，我与父亲之间都有隔膜，可悲的是，这种来自人生航向上的隔膜无法用爱来化解。

爷爷终生勤俭且贫寒，去世的那天晚上，离过年还有几天，他一边盘算着过年的花费，一边抬手拿墙上的算盘，手却突然凝固在空中，接着人便不行了。奶奶惊呼着：“你别吓我！你从年轻时就吓我……”爷爷无语，——这是爷爷最后一次吓唬奶奶。

后来，堂叔从爷爷的骨灰里摸出三块弹片让我看，最大的纽扣般大小，锈蚀得没有锋芒。它们在爷爷的身体里寄生了 40 多年，已经磨圆了棱角，连同硝烟中的那些片段，都成了爷爷身体的一部分。那个傍晚，在如血的夕阳里，三枚锈蚀斑斑的弹片却熠熠生辉，它们金色的光芒照亮了老屋，把整个院落涂抹得金碧辉煌，有一种涌动的情緒，强烈且富有力量，在瞬间植入了这个家族绵延的血脉。

的海外侨胞不畏山高路远，飘洋过海，回到祖国大陆来寻根。这些寻根者，尽管来自不同的国籍和地区，甚至连肤色、语言也不尽相同，却有一个共同点，即“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亲”。这里所饱含的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一腔热血，所跳动的是每一个龙的传人的一颗红心。

根的含义太丰富了，世界上，万物有了根的支撑，才有生生不息的物种，才有五彩斑斓的世界，才有人世间的繁华和昌盛。人的精神之根是什么呢？是真善美、是生活的勇气。亲人的呵护关爱，师长的培养教育，朋友的支持帮助都是你生活中的根；追求、奋斗、尊重、诚实、谦虚，也是你安身立命的……

根，朴实无华，它既不嫌弃鲜花芳草，也不眷恋富贵荣华，却能在寂寞的生涯中寻找永恒；根，默默无闻，无论是草长莺飞的季节，还是冰封大地的时候，它都能够不动声色，不露锋芒。



生命印记



生命印记

